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



张秉贵



中国和平出版社

CHINA PEACE PUBLISHING HOUSE

●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 ●

张秉贵

祝晓虎 编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主 编：敢 峰

副主编：侯 健 扈剑华 葛能全

编 委：方 鸣 王砚波 王 樾

任梦熊 冯 缓 伏 琥

李鸿冰 胡晓林 赵晓东

靳建国 慕 京

中外名人传记故事丛书—张秉贵 编委会 编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北京二二〇七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3.5

字数：100 千字

ISBN 7—80037—490—4/G·309 定价：3.50 元

目 录

一、迈进栏柜	5
二、患难师兄	9
三、站柜台	16
四、扬眉吐气	20
五、参加工会	25
六、夙愿	29
七、新的起点	33
八、标兵的追求	38
九、万紫千红才是春	42
十、珍惜顾客的一分一秒	47

十一、热情似火.....	52
十二、柜台上的辩证法.....	57
十三、“北京第九景”.....	64
十四、人民代表.....	69
十五、日本同行.....	73
十六、广播“火种”.....	78
十七、春蚕不吝未尽丝.....	83
十八、他还在我们中间.....	89

北京闹市中心的王府井百货大楼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铜像。陈云同志题写的：“‘一团火’精神光耀神州”在铜像黑花岗岩底座上金光闪闪。在铜像背面，人们看到两行字：全国劳动模范、王府井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同志。

张秉贵同志是个售货员，一生站了 50 年的柜台，从旧社会的一个店员成长为新中国的主人，从对党怀有朴素阶级感情的普通劳动者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这位在商业战线奋斗了几十年的老模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用自己的生命和智慧燃起了一团熊熊烈火。这团“火”闪着耀眼的光芒，给我们温暖，给我们启迪，并将永远照

耀后人。

几十年来，张秉贵同志不是在简单地售货，而是在给顾客做着加温和鼓劲的工作。在他接待过的几百万名顾客中，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温暖着他们的心。在他的热情感染下，有的同志望到了“天外天”、“楼外楼”，给自己加了一把“火”。有的同志自愧虚度了年华，为自己点了一把“火”。站在他的柜台前，人们似乎忘记了相互之间以金钱为媒介的买卖关系，而有的是热情、关心、友爱、真诚的心。

张秉贵同志常说：“有经商思想，服务主动不了；闹思想情绪，服务热情不了；对顾客缺乏感情，服务耐心不了。”的确，张秉贵同志胸中之火之所以能长燃不熄，越烧越旺，是因为他心中有祖国，有集体，有他人。他能把3尺柜台与党的形象，首都和中国的形象紧密联系起来，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他头脑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张秉贵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学习张秉贵，就是要学习他对工作满腔热情，待同志温暖如春，关心顾客胜过亲人的“一团火”精神。

学习他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争分夺秒的忘我劳动态度。

学习他干商业，爱商业，钻商业，研究业务技术精益求精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

学习他不为名，不为利，廉洁奉公，谦虚谨慎，永葆工人阶级本色的优良品质。

张秉贵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巨大财富。我们把张秉贵的故事告诉同学们，就是希望同学们了解他，学习他，并象他那样，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断纯化自己，提高自己，做一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张秉贵同志与他终生热爱的柜台，终生热爱的顾客，终生热爱的事业永别了。但是成百成千万个张秉贵正从四面八方走来！他的精神永存。

一、迈进栏柜

时间很长，路途遥遥。一个生在穷苦人家的孩子，从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和坎坷，但他没有屈服，他在发奋，他在寻找。17岁那年，他来到了一家商店当学徒。没想到，他的命运从此就和栏柜连在了一起，一生一世再也没有分开。

1936年8月，伏天的北平（北京）又闷又热，没有一丝儿风。马路两旁的宫槐叶片一动不动，商店门前的高大幌旗也是一晃不晃。令人窒息的空气，与走在东单牌楼街头张秉贵开朗的心情很不协调。

张秉贵少年英俊，身穿崭新的月白色细布长衫，头戴巴拿马式草帽，脚

下鹿皮底圆口便鞋，走起来精神，潇洒。这是当时中产阶级的打扮。在张秉贵是平生第一次，因为他今天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希望有人注意自己，但路人行色匆匆，各自奔波。他并不介意，而且满有兴趣地观察街上的各色人物。有光膀子拉排子车的，有穿着带号码坎肩拉洋车的，有肩挑小贩，也有闲散游逛的，有穿着长裙剪着短发的女学生，也有口衔雪茄手拿文明棍的绅士，间或还有西服革履的西洋人，和服木履的东洋人。平时，他并不关心这些，今天不同了。他想自己将要和他们打交道，因为谁都可以成为顾客。东单一带，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一个典型地段，马路两旁各式各样的商店琳琅满目。但当时的张秉贵还不能作出这样的分析，他只知道这些店铺都是做买卖的，而自己也将要迈进柜台学做买卖了。

周月卿——张秉贵的介绍人，一家烟卷公司的跑外，领着张秉贵走进座落在西总部胡同西口外的一家商店“德昌厚”。

这是一家经营煤油纸烟和洋广杂货的综合性商店。门上高悬黑漆金字牌匾，门外支起遮阳挡雨的帆布檐帐，下面整齐地摆放着商品。

店堂里高大的玻璃货架和擦拭锃亮的玻璃货柜里，陈列着五光十色的香烟和化妆品、搪瓷品、时髦的针织品。

有个小学徒进来斟上茶就退出去了。张秉贵见这个学徒一身短打扮、油脂麻花，不觉一愣。他是学徒吗？怎么穿着这么脏？不是说都得穿长袍短褂吗？但他没有工夫细想这些。自己现在是进考场。他在介绍人身旁垂手站立，眼睛紧盯着可以决定他命运的于子寿掌柜……

张秉贵被录用了。

走出店堂，张秉贵觉得衣服不太舒展，才发现汗水已经把

小褂和长衫都贴在脊梁上了。

张秉贵满怀兴奋地步行回家，二十几里路一点也不觉得远。进村天已过午，远远望见妈妈站在门口等他，立刻触动了童年的记忆。

张秉贵是北京人，父亲也是一个售货员，在金山汽水公司工作。那时他们住在永定门外的东铁匠营。6个弟兄姐妹，张秉贵是老四。一家8口人，就靠他父亲每月6块钱的工资过活。7岁他就出去拣柴，挖野菜。8岁就去“打执事”，就是遇着什么红白喜事，出殡的、娶亲的，他就带上红缨帽，穿上大褂子，去给背个小鼓什么的。旧社会，这是实在没法子的人才干的“贱职”。可当时张秉贵还唯恐人家嫌小，不要他。天没亮就出去，太阳落山才回来，一天只挣几个铜子儿。每天母亲给他带块贴饼子在身边。一次他把饼子紧紧地掖在大褂的宽带里，没想到在路上丢了！晚上一进村口便看见母亲在门前等着他。“天都过晌了，你只吃了一个饼子，饿了吧？”张秉贵嗫嚅地说：“饼子丢了。”说着把刚挣下的1吊钱（10枚铜元）如数交给妈妈。妈妈听了，一面心疼地掉泪，一面急忙抱柴禾给儿子做饭。

10岁那年，他和三哥到天津一所地毯作坊当学徒。作坊里7个人睡在一个小炕上，大家挤得都得侧着身子睡。屋里又没有灯，炕上的臭虫多得随手一抹就是一滩血。天气暖一点，他们就到毛线上睡，可一下雨，门前就是一条河！张秉贵学的是绕毛线，经常绕来绕去地都勒进手里去了，痛得直流血，只好用纸把手包起来再绕。资本家见了还要骂，竟一脚把张秉贵给撵了出来。回到北京，他又上崇文门外金聚织布厂当学徒。到了第二个年底，他学会了织白布。照规矩，这个工厂从旧历腊月二十六到新年正月初五，放10天假。学徒们还想等放了

假到天桥去逛逛呢，没想到就在二十五这天夜里，工厂着火了！……

这些往事深深地刻在张秉贵的记忆里。什么时候才能带回让妈妈高兴的消息呀？今天，张秉贵终于带回了好消息：从明儿起我就是东单牌楼德昌厚的学徒了。

饭后，张秉贵高高兴兴地收拾行李。妈妈在一旁看着，想起前几次出门，都是她替儿子拆洗缝补，收拾行李的，虽然尽量拿出家里最好的衣服被褥，也没有一件象点样的。这次，她没有动手，儿子的全身打扮和全副铺盖都是他用自己织布挣的工钱置办的。

妈妈最清楚，秉贵从小几乎没有买过新衣服，总是穿哥哥们剩下来的。上私塾，是借了件大褂穿着去见先生的。到地毯厂学徒，穿的也是旧衣服。干了一年多，失业回来，衣服穿烂了，身上却留下了挨打的血印和疤痕。后来学会了织布，仍然穿着破衣短衫。那时手艺人只能挣到微薄的工钱，他便想学做买卖改变现状。“人配衣着马配鞍”，秉贵今天一身新装显得格外精神。妈妈欣赏儿子的志气：到底从“手艺地”升到“买卖地”了。妈妈既是惜别，又抱着很大的希望。

二、患难师兄

这儿不是天堂。他和他的师兄们忍受着掌柜的欺凌和侮辱，有苦无处诉；有泪只能往肚里咽。为了学做买卖，就是再苦再累他也得挺住。

“扑通”一声，张秉贵连人带铺盖从3尺栏柜上滚落下来。张秉贵睁开睡眼，朦朦胧胧，只听得挂钟敲响两点。

师兄们醒了，挨肩师兄姚德才听到不敢开灯，摸着黑过来，借着天窗上射进来路灯的微光，帮助张秉贵把铺盖重新弄好，并且把他扶上栏柜，轻声嘱咐说：“睡吧，最好别翻身，惯了就好了。”

德昌厚铺规很严，伙计徒弟平日

不准回家，一律住在店里。但店里没有睡房，除了掌柜于子寿外，二十来个人都在柜堂里临时搭床睡觉，连柜台上也睡人。张秉贵今天高高兴兴进店，掌柜只冷冷地点了下头，让他把行李放到门板后边的铺盖垛上去。晚上，他跟着师兄们忙活搭床，各就各位。自己呢？刚来，自然没有床板，只好睡在栏柜上。

柜台宽不过2尺。平躺还可以，翻身就得格外小心。临睡前师兄还嘱咐过，但他第一天上工，既紧张，又劳累，躺下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他梦见自己从山下使劲往上爬，刚到山头，又突然掉进深谷。当他重新躺下，已睡意全无。回想起在地毯厂学徒时，是睡在毛线包上，在织布厂学徒时，是睡在小阁楼上，如今好容易从“手艺地”到了“买卖地”，没想到仍然没有床睡。莫非真的是“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

被师兄推醒已经是早晨5点多钟了。他连忙起身，麻利地卷起铺盖，便跟着干起活来。首先打扫门外。伙计们陆续起床后便洒扫店堂。有人擦拭货柜货架、陈列商品，有人到门外支帐子，摆货摊，各司其事，井井有条。张秉贵主动打了个下手，又机灵，又听话，上下都有了好印象。不几天，他就被派了差事：伺候掌柜。

伺候掌柜，这是旧式商店中封建家长制残余。在“师徒如父子”的纱幕后，学徒被剥夺了人身尊严，成为变相的奴仆。学徒不但必须伺候掌柜，而且要伺候伙计，师弟还得伺候师兄。所以有人编了顺口溜：“徒弟徒弟，3年奴隶，干不完的活，受不尽的气。”

早晨，掌柜于子寿比别人起床晚。张秉贵在店堂里外忙活，还得随时听着柜台的动静。于子寿一起床，就得赶忙进去问一声：“掌柜您起来啦！”接着是倒夜壶，叠被褥，打漱口水、

洗脸水，扫地，擦拭桌椅，收拾房间，然后给掌柜沏好茶，问问还有没有别的事，才能回到店堂里干活，还得随时听候掌柜招唤。白天，于掌柜不在店时，张秉贵就站在店门口，看到顾客走近就把玻璃门拉开。掌柜出进，也得拉门问好。于子寿出门骑自行车，擦车便成了张秉贵的差事，每根辐条都得擦得崭新。于掌柜很难伺候。师兄把各项“规矩”都详细地讲过了，唯独没有讲捶腿的事。晚上，张秉贵按照师兄教给的程序，替掌柜铺好床，打了洗脚水，直到掌柜躺下眯起眼睛听收音机了，他才轻手轻脚地退出柜房，和大家一起搭床睡觉。他暗自庆幸头一天没出纰漏。忽然听到于掌柜高声招呼：“秉贵！搭完铺到这儿来给我捶腿。”“噢！”他答应着，却没有听懂，便问师兄。师兄显出抱歉的神情：“捶腿！我没对你说。掌柜的太缺德，累一天还不让睡觉，光管他自己舒服，不管咱们死活。我原想你比我大两岁，他要是不好意思叫你捶也许就算啦，不想……”师兄摇了摇头不言语了。

张秉贵忙完了搭床的活，回到柜房，已经12点多了。于掌柜说：“我的腿有毛病，捶捶好受点，使劲儿要均匀。”张秉贵没吱声，站在床边捶起来。捶着捶着，张秉贵不一会儿就困得迷糊了。过度的疲劳使他几次想停止捶腿，但不敢开口，后来终于用婉转的口气试探着问：“再捶一会儿吗？”“怎么？不愿意捶啦？”“不是。”张秉贵只好接着捶。又捶了一阵，见于掌柜躺着不动了，他便放慢了速度，不由得打起盹来。忽然，于掌柜撩开被窝，一脚向他踹来：“捶呀！”张秉贵被踹醒，他忍着疼痛又捶了起来，直捶到半夜一点多电台节目结束。从柜房出来，汗水已把棉袄浸湿了。

伺候掌柜是被迫的，学买卖是自愿的，只要有一点机会，

张秉贵总是钻头觅缝地学习商品知识和售货技术。师兄们教他认货，还教他辨认胶鞋的尺码和几十种香烟的牌号。他发现商品的商标背面或包装不显眼处写有一两个字，一打听才知是标价的暗码。一般商店都用“由中人工大天主井羊非”以各个字出头的数目代表从1到10的数字。德昌厚也有自己一套专用的暗码，即使是同行也很难识别。

晚上，营业不忙时，师兄们要做些准备工作，最麻烦的是“绕线”。张秉贵学过织布，绕起线来十分熟练，不料也惹出了麻烦。

一位老太太把两绺线扔在柜台上，气冲冲地说：“你们看看，有这么做买卖的吗！一绺短一庹^①多，一绺是‘瞎线’，怎么也解不开。”师兄满脸陪笑接过线来说：“您消消气，这是刚来的师弟绕的，您多担待着点。”顾客走后，师兄把退回的线给张秉贵看，告诉他：绕线得记准尺寸，不能马虎，老太太买一绺线做多少活是有数的，并且教给他怎样换扣，才能一抻就开。张秉贵深感学买卖之不易，下决心掌握业务技术，向师兄们学包扎，学打算盘。

什么时间学？只能在晚上挤。他每天最多只能有6小时睡眠，有时甚至只有4、5个小时。睡眠时间太少，实在太困了。

困，是对学徒最重的熬煎。清晨5点多钟起床，手脚不停地忙到深夜12点以后，甚至一点多钟才能上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的端着饭碗睡着了；有的蹲在厕所里栽倒了。尽管如此，在店堂里还必须强打精神不得流露出倦意。实在支持不住，就到后柜去用凉水洗把脸或冲冲头，再不就暗自拧一下大

① 庹：tuō 量词，成人两臂左右平伸时，两手之间的距离，约合5尺。